

擁抱多元·展現自我—— 以「我的故宮藏卡」學習任務 為例

■ 劉君祺

又逢5月18日國際博物館日，今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的年度主題為「博物館平權：多元與包容」（Museums for Equal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on），依據官網針對年度主題的敘述：「博物館的社會價值取決於是否能為來自四面八方、各種背景的人們創造有意義的經驗。身為改變的仲介者以及被信賴的機構，博物館當前應建設性地參與現代社會中政治、社會及文化的現實面向，以證明其與觀眾的相關性。」¹再次強調博物館的社會功能，啓示博物館不能自外於總體社經環境，而應積極融入觀眾的日常生活範疇，在各項實踐中，從多元觀點及包容性出發，促進自身以及社群分眾之間的多向對話、互動協商和夥伴關係。在此日新月異的環境變遷之下，以及博物館界熱切響應平權實踐的行動之間，本院又是如何回應這股新博物館學思潮？以下將回顧相關文獻、本院過往實踐，並以筆者所承辦之博物館群聯合行銷活動——「我的故宮藏卡」學習任務為例，試探討之。

新博物館學思潮

1960年代，法國社會學者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針對歐洲地區藝術博物館的公眾進行長時間的調查，探究參觀藝術博物館的觀眾背景，並將其結論發表於1966年出版的《藝術之愛好》（*L'Amour de l'art*）一書中，指出藝術博物館所面對的觀眾幾乎都擁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及教育程度，其社經條件差異對應著文化品味差異，進一步導致「美學文化資本」的不均，反映當時博物館未能服務多元觀眾的時空概況。²時空轉換至四十年後的臺灣，許嘉猷依據2002年「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三次計畫」之調查資料，進行了臺灣民眾藝術

行為的分析，發現「臺灣民眾的藝術品味有跨教育和階級間之共同愛好……但在藝術興趣和參與、美學文化資本和藝術收藏方面，仍有一定程度之教育與階級間的美學距離」，³在在顯示博物館距離服務多元觀眾仍有相當的努力空間。

近年來，博物館學者陸續探究「博物館學習」以及「博物館文物」的本質，呼籲博物館應理解觀眾的個別差異性，並推動訴諸多元及包容價值的新博物館學實踐。George E. Hein 在1998年主張博物館的教育係由知識理論、學習理論以及教育理論三元素發展而成，每一間博物館對於知識理論與學習理論所抱持的信念，交相互置後形成各異的教育模式。

Hein 推崇「建構式」的教育理念，主張展覽詮釋應引進多方角度與視野，藉由連結「新」與「舊」的知識，帶領觀眾由熟悉和已知的事物開始，進而探索陌生與未知的領域，並在此學習過程中形成觀點並建構價值。Hein 強調每一個參觀經驗都是獨特的，博物館應能允許觀眾自由且多元的選擇與決策。為提升展覽內容與觀眾的近用權（accessibility），博物館可透過具層次性的書寫方式，提供兒童、一般觀眾、學者專家等不同類型觀眾對應的訊息內容；或者運用多媒體裝置、戲劇等其它詮釋形式，活化展覽訴求與呈現；也可以導入通用設計，盡可能地讓展覽環境符合多元觀眾的使用需求。⁴John H. Falk 與 Lynn D. Dierking 在 2000 年提出「脈絡學習模式」（Contextual Model of Learning），指出觀眾的博物館經驗，來自於「個人脈絡」、「社

會文化脈絡」以及「物質脈絡」三元素互動的結果，⁵呼應了 Hein 所持建構式的教育觀點。他們不約而同強調，博物館的參觀是一個高度個人化的歷程，每一個獨立個體的參觀所得，皆是獨特的，因每位觀眾的背景、先驗知識、喜好和價值觀的不同，而與展覽內容產生各異的意義。倘若博物館所提供的參觀內容，能更為貼近觀眾的需求，則更能促進兩者之間親密與友善的關係（圖 1、2），並催化觀展過程中正向價值的建立。

另一方面，追求民主化的思潮也湧入博物館，賦予博物館更深遠的社會責任。Eileen Hooper-Greenhill 在 2000 年提出「後博物館」（Post-Museum）概念，主張博物館應從原本訴諸「權威性」（authority）的場域轉型為促進「相互關係」（mutuality）的平臺，博物館是多元文化的邊境（cultural borderlands），



圖 1 在本院導覽老師的引導之下，學子津津有味地探索文物奧秘。作者攝於暑期青少年策展工作坊



圖2 | 小朋友們在博物館展廳內熱烈討論繪畫作品的細節。 作者攝於羅浮宮大畫廊

文物經由多樣性的敘事手法，在觀眾個人化與社會化的觀展過程中，跨越文化藩籬，持續產生新的意義。（圖3）⁶「後博物館」應擔負起社會與倫理責任，以推動公平與正義的社會，並能促進觀眾獲得啟發、學習並從中形塑認同感。⁷Jennifer Barrett 在 2011 年借用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1962 年的「公共領域」理論發展出「文化公共領域」概念，進一步闡述博物館的公共特性，認為博物館應能容許公民在此表達意見、交流觀點，並援引傅柯的「異質空間」概念，指出博物館應立基於多元分眾（diverse publics）的基礎上，投入知識之創造與參與式實踐。⁸

本院的實踐：回顧歷年案例

本院迎向「多元與包容」思潮，近年來已陸續投入多項實踐。在教育推廣方面，強調與多元分眾的交流合作，藉由教育活動促進觀眾參與式的經驗及主動學習，並透過與地方社群在教育展示的策展合作，產生在地連結。另一方面，在文物詮釋方面，院方也陸續展現開放的態度，引入觀眾多元觀點，迎向知識共創、詮釋共享的時代。例如 2011 年配合「精彩 100 國寶總動員」特展，舉辦「精彩 100 網路票選活動」（圖 4、5），邀請觀眾上網票選心目中的國寶，打造有別於院方研究人員／策展人認可的全民國寶排行



圖3 | 故宮南院「奇幻嘉年華——21世紀博物館特展」，串聯本院及國際新媒體藝術作品，進行跨領域對話。本圖為該展投影隧道。 王鉅元攝 器物處提供



圖4 | 「精彩100網路票選活動」書法類文物票選頁面。 黃瀾菽提供



圖5 | 「精彩100網路票選活動」人氣國寶票選前20名頁面。 黃瀾菽提供



圖6 | 「與國寶對話·故宮文物與我」徵文比賽，得獎者錄製影片側拍。鄧欣潔提供



圖7 | 觀眾在「行篋隨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書畫」特展留言牆興奮地留下觀展紀錄。邱士華提供

榜，共同呈現社會認識故宮文物的多元觀點。2015年「與國寶對話·故宮文物與我」徵文比賽，邀請觀眾撰文抒發對於文物的看法及情感，院方並將各篇得獎作品製成短片放上官方 Youtube 頻道，展現觀眾多元的聲音。（圖6）2017年「行篋隨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書畫」特展設置了留言牆，邀請民眾觀展後仿效古代文人在書畫上題跋抒寫之興，

寫下對於展覽或是旅行的想法。（圖7、8）2018年「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特展影片，邀請當代藝文、設計與文創等領域職人對於收藏、設計、包裝等概念抒發己見，為古物詮釋注入了多樣性的當代觀點（圖9），並透過不同角度、專業人士的表述，共同呼應展覽探究「品牌」的精神。2019年「小時代的日常——一個十七世



圖8 | 觀眾的留言為展覽提供了多元的觀點與反饋。 王聖涵提供



圖9 | 「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特展影片採訪書幀設計師何佳興。 影片截圖，器物處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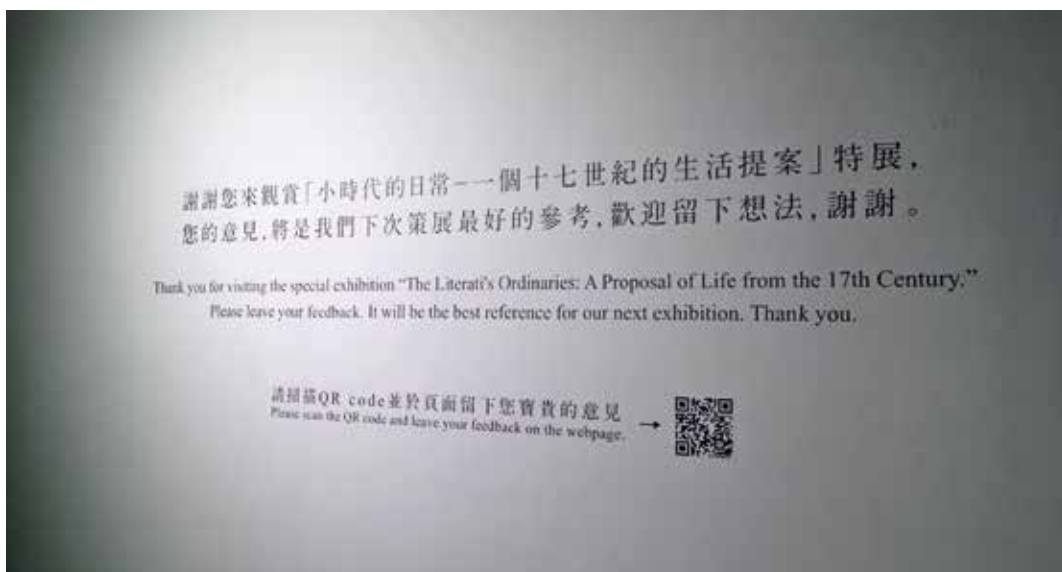


圖 10 「小時代的日常——一個十七世紀的生活提案」特展首創以QR CODE在展間內蒐集觀眾意見。 林姿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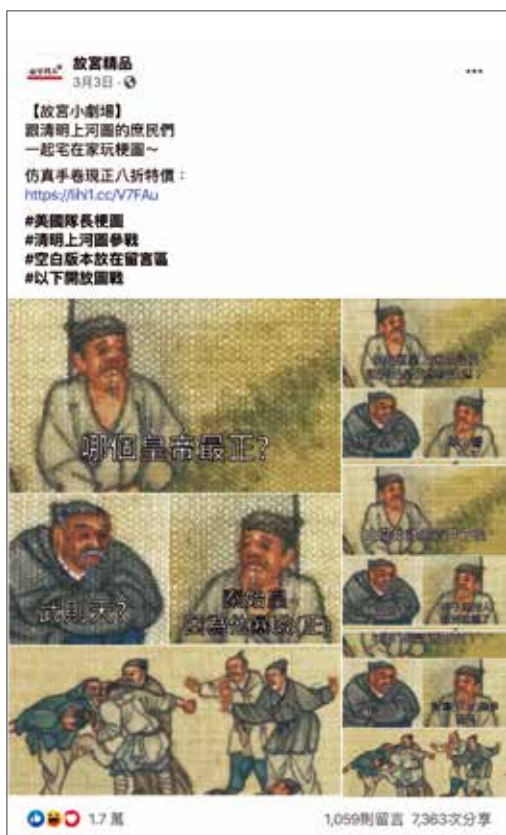


圖 11 故宮精品臉書推出的〈清明上河圖〉迷因梗圖吸引網友及粉絲專頁加入討論，紛紛運用〈清明上河圖〉圖像進行趣味共創。 取自故宮精品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npmshops/posts/3295020713842933/>，檢索日期：2020年4月9日。

紀的生活提案」特展，開始新增展間觀眾意見調查，觀眾可在出口處掃描 QR CODE 填寫觀展心得及意見，策展人不定期檢閱並對展覽內容機動修正。（圖 10）甫在今年初推出的「名人談美」系列影片，邀請各界名人抒發對於美的看法及與故宮文物的情感連結，以及席捲臉書由各粉專小編推出各具特色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圖〉迷因梗圖（圖 11）等……種種舉措陸續由本院各單位同仁推出，可看出本院逐步朝向新博物館學方向——由原本權威性的一言堂轉化為得以促進社會相互溝通參與的平臺（From Palace to Platform）——持續向前邁進。

「我的故宮藏卡」學習任務

由教育部所主辦的「國立社教機構及文化機構寒暑假聯合行銷」活動行之有年，自 2018 年暑假起，本院亦響應加入，與教育部、文化部所屬二十餘間國立博物館、圖書館及社教機構聯合推動國小學童寒暑假博物館群參訪計畫。2019 學年度主題是「Muse 大玩家——high 客任務」（圖 12），各參與館所須



圖 12 「Muse大玩家——high客任務」活動主視覺。教育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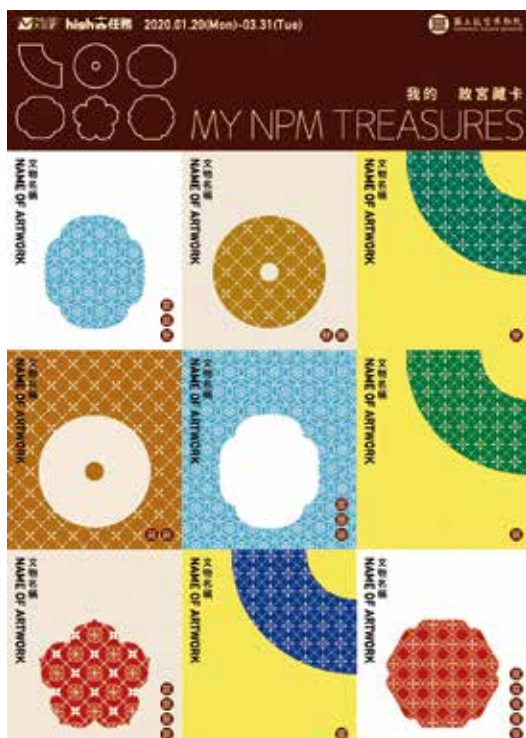


圖 13 「我的故宮藏卡」任務活動主視覺。黃可安設計 教育展資處提供

設計相應的寒暑假任務內容，以吸引學童進行博物館群的學習活動，完成三間館所任務則可獲得宣導品一份，以資獎勵。本院的加入具有兩層意義，其一，本院積極參與臺灣博物館社群的活動，藉由推出聯合行銷活動，與各參與館所互動及合作，凝聚行銷議題，進一步培養並提升學童的博物館素養；其二、本活動之參與館所囊括各類型博物館、圖書館及社教機構，各館所各自推出專屬活動，展現臺灣精采紛陳的博物館特色，正係「多元與包容」價值之體現。

配合今年寒假活動舉辦，並呼應國際博物館日主題，本院於北部院區推出「我的故宮藏卡」學習任務，考量時下兒童喜好集卡的傾向，以本院 LOGO 作為級別，運用主題紋飾設計製作九張開放性的藏卡，共分為五級卡一張、四級卡一張、三級卡二張、二級



圖 14 參與者可於不同等級的藏卡上記錄自己喜愛的文物與原因。作者提供



圖 15 學童仔細觀察本院的動物造型陶器文物，以進行藏卡書寫。 王思涵提供



圖 16 在開啟藏卡旅程之前，小朋友興奮地與之合影。 莊家欣提供

卡兩張、一級卡三張等（圖 13），鼓勵學童進入故宮展廳，觀賞並挑選自己喜愛的文物，分等級記錄文物品名、書寫喜愛的原因，以促進學童主動學習與思考，並建構參與式的博物館經驗。（圖 14）活動內容並未設定正確答案，而是留給學童自行決定、自我詮釋，藉以傳達人人皆是小小故宮收藏家，可以決定自己的寶貝並為其品第，進一步培養學童自由詮釋、多元欣賞的態度。

本活動自今年 1 月 20 日推出以來，估計已有八百位學童與家長參與活動。（圖 15～17）透過實地觀察及蒐集第一線服務人員的



圖 17 小朋友正專注地書寫喜愛文物的原因。 王惠如提供

回應發現，即便本活動並無設定正確答案，但仍有若干學童或家長在活動結束返回服務臺時表示「題目太難」或「題目太多」，顯見館方雖然期許能鼓勵民眾於觀展過程中自由詮釋、多元欣賞，但往往民眾未必對於表達意見或開放詮釋抱持著同樣的熱情。另一方面，學童對於開放文物詮釋的興趣與否，有很大程度取決於陪伴觀展家長或同儕手足的態度。觀察中發現，多組對於此項活動有興趣的親子團體，在展間停留約三十至四十分鐘，在這些親子團體的參觀樣態中，有些家長與學童採分開觀展偶爾討論的方式、有同儕手足間互相討論的模式，也有家長與學童全程皆一起行動持續討論的情形，可看出家長或者同儕手足的陪伴與支持，很大程度地影響了學童參與本活動的意願與興趣。此外，筆者也觀察發現，若缺乏先驗知識或者專業導引（人員或多媒體導覽），個別文物的視覺吸睛度（例如顏色、造型、紋飾、工藝精細度等）很大程度地決定了學童的駐足與否，學童通常先被文物的視覺性吸引以後，才會進一步閱覽牆上的說明文字。

後記

這項實驗性的活動已於3月31日結束，囿於疫情未能進行廣泛的實地觀察，也並未進行個別訪談以探究參與者的個人脈絡與所書寫文物的連結，為本文之限制。然而，根據現場觀察及在服務臺所搜集之反饋，筆者認為，未來此類學習任務仍須搭配相應的活動導覽，在基本的展覽或文物背景基礎上，進一步啟發學童的多元詮釋素養。反之，在缺乏先驗知識或導引的情況下，學童往往僅能從最表面的文物視覺性著手發揮，而未能深究文物意義或發展更多的連結與可能性。

許嘉猷在2002年所提出的臺灣民眾美學態度報告，給予了博物館人很重要的啟示：教育影響了人們的藝術興趣、藝術參與及美學文化資本。博物館在提升對多元觀眾服務內容的向度、廣度及深度時，尚須追求所提供內容的品質，並須切合觀眾個人的相關性，以利促進觀眾在參與博物館的過程中產生意義、形塑經驗。博物館經由與觀眾的雙向溝通，彼此學習、共同成長，多元與包容的價值則隨之彰顯。

本活動承蒙第一線服務人員及志工老師現場說明引導並協助宣導品發放，特此申謝。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資處

註釋

1. 國際博物館協會關於518國際博物館日的資訊：<http://imd.icom.museum/international-museum-day-2019/museums-as-cultural-hubs-the-future-of-tradition/>（檢索日期：2020年4月20日）。
2. 許嘉猷，《藝術之眼——布爾迪厄的藝術社會學理論及其在臺灣之量化與質化研究》（臺北：唐山出版，2011），頁13-20。
3. 許嘉猷，《藝術之眼——布爾迪厄的藝術社會學理論及其在臺灣之量化與質化研究》，頁126-128。
4. George E. Hein, *Learning in the Museum* (Oxon: Routledge, 1998), 156-179.
5. John H. Falk and Lynn D. Dierking, *The Museum Experience Revisited* (Oxon: Routledge, 2013), 23-34.
6. Eileen Hooper-Greenhill, *Museu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 (Oxon: Routledge, 2000), 124-162.
7. Eileen Hooper-Greenhill, *Museums and Education: Purpose, Pedagogy, Performance* (Oxon: Routledge, 2007), 1-30.
8. Jennifer Barrett, *Museums and the Public Sphere*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2011), 15-41, 105, 164-173. Jennifer Barrett 援引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在《另類空間》 (*Of Other Spaces*) 一書中提出「異質空間」之論點，認為我們生活在一種異質的空間。